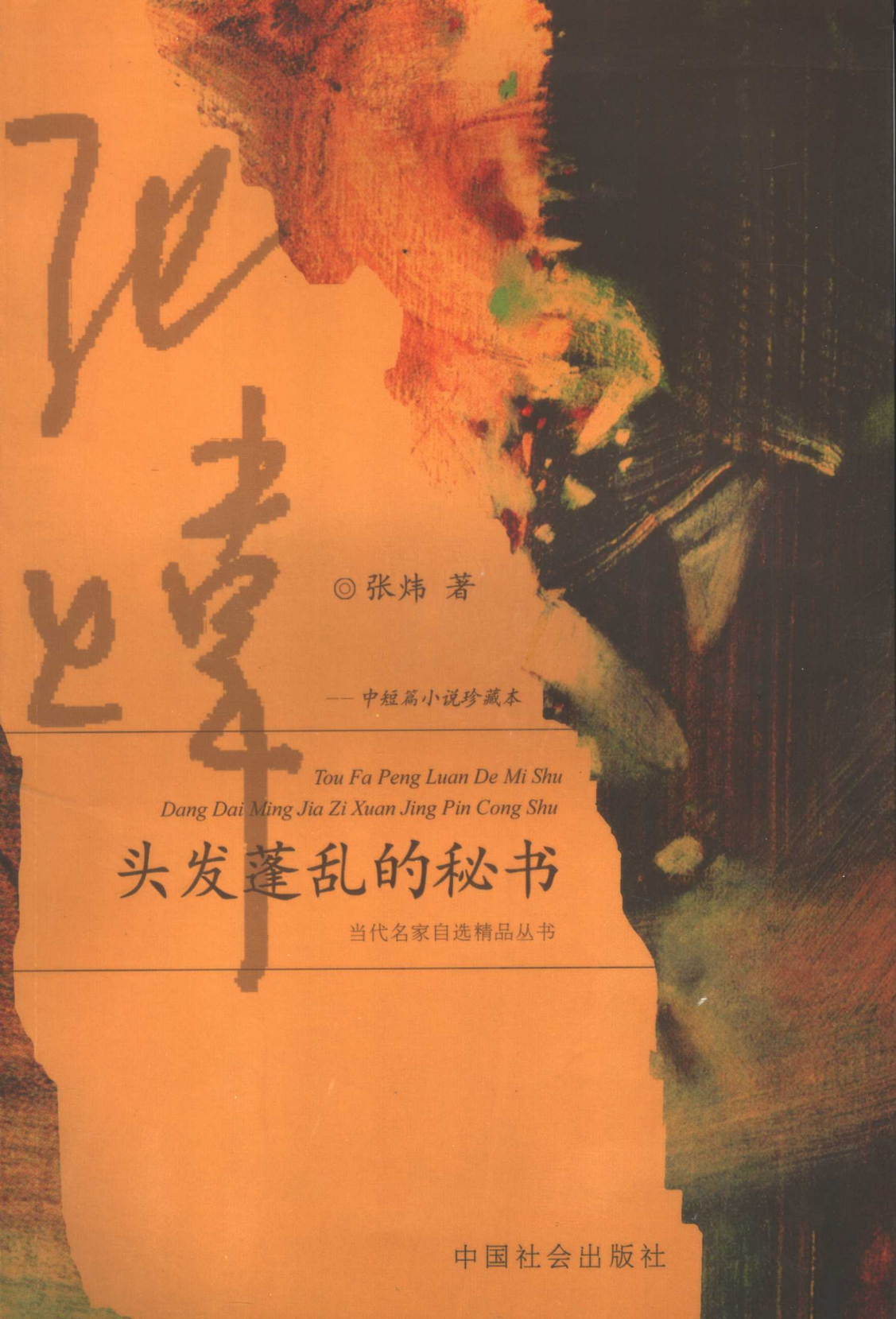




◎ 张炜 著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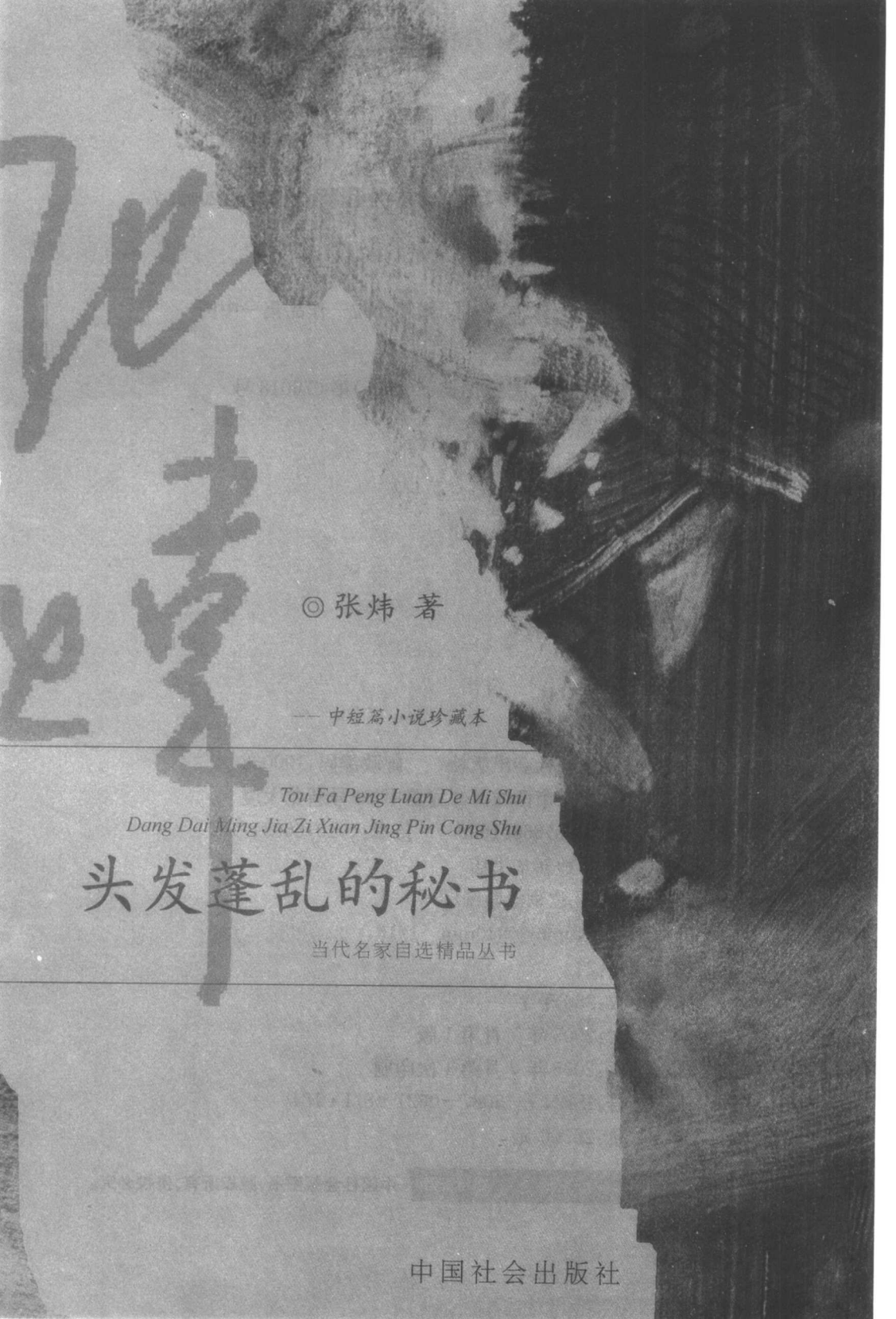
Tou Fa Peng Luan De Mi Shu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头发蓬乱的秘书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 张炜 著

——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Tou Fa Peng Luan De Mi Shu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头发蓬乱的秘书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发蓬乱的秘书/张炜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ISBN 7—5087—0621—8

I. 头...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018 号

头发蓬乱的秘书

著 者:张 炜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51698 传真:(010)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 张:21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621—8/I·184

定 价:25.00 元

总序

王蒙

从作品的深度和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辑有邓友梅、从维熙、陈建功、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冯骥才、蒋子龙的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以其文本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并不陌生的阅读。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坚信，这套书是能在读者内心留下深深“记忆”的。这十位大作家文本风格虽迥异，但源于生命历程的创作激情却是相同的。我熟悉并尊重这种激情，它是良知，是责任，更是心灵寻找自己伙伴的一种热爱。

这十位作家造就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这些，令人感到一种鼓舞。

邓友梅和从维熙是我的老友、老伙计，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苦难和辉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的京味创作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写新四军的作品和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真情和灵气。从维熙则以苦难成就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经典作品《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我看到刚刚兼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辑来的这本中篇小说集《谈天说地》，里面收入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努力以文体的创新将富有深度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的传统京味小说架构出现代品格”的《放生》、《找乐》、《前科》等作品。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领衔主演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小说集《暗香》收入了其带有浓厚楚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坛西北劲风的领头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厚积薄发以知天命的厚重感成就了白鹿原上的一个文学传奇；而后者以其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携自然、诡异的灵光之睿，描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是公认的当代文坛奇才。张炜、尤凤伟是山东作家的佼佼者。因《古船》、《柏慧》、《九月寓言》等著名长篇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张炜，一直在努力做着



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他辑来的这本小说集依然延系着他那堪称经典的“诗”意文本风格。旅居胶东半岛，融入野地，那里的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也是他自我坚守和磨砺言语方式和行为的精神高地。与张炜的浪漫与细致不同，尤凤伟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忽略人物的外部特征，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压迫下面临的精神危机。他以简洁、犀利的“刀削雪峰”似的干练语势，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我生命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等。天津的两位才子冯骥才和蒋子龙，也是我关注并喜爱的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三寸金莲》、《神鞭》、《泥人张》、《高女人和矮丈夫》、《炮打双灯》等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对当代文坛的贡献。近年来，大冯除了文学创作也致力于绘画，他的书画作品已达到相当深的造诣。他还开展民俗研究和保护名城的工作，并受聘于天津大学创设了北洋书院暨冯骥才文学研究院，荟萃国内外众多艺文画界名家施教助学，为天大创造着一流的人文环境，表现了这个集书、画、文于一身的文坛奇才的大抱负大胸怀，我祝贺他！天津的另一位才子蒋子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对工业题材的突破。他创造的“乔厂长模式”将一种开拓精神体现在他气势雄洋、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如他的人品，一身浩然、阳刚之气。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浸透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局面，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

最后，我以张炜的一段散文诗与读者朋友一起期待这十位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之路上继续辉煌，也因着中国社会出版社牟洁女士的嘱托互勉。

我的飞翔着滑动着的渴望，无数次将我蛊惑。我甚至幻想变成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鹰，在不为人知的午夜，翱翔于空中。我以我的高度和自由，去获得一种骄傲。

是为序。

有书的长旅

(代序)

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人这一生没有书会是很苦的。在未来的日子里，谁如果不怕苦，那他就拒绝书好了。人的一生好比一次长长的旅行——这个比喻差不多人人都会。人的一生有多少欢乐，多少困苦，又从中获取了多少思想和感悟——有人把这一切写下来，就是所谓的书。读书，就是读许许多多的人生。每个人因为只有一生，他要在一生中解决那么多的困惑，迎接那么多的挑战，进行那么多的尝试，时间不够了，于是只有读书。

我有幸比较早地得到了许多书，而且被强烈吸引。从过去到现在，世界上的事物，比书更能够吸引我的，好像不太多了；比书具有更长久的魅力的，好像就更没有了。书真的是人，是人的历史和灵魂。既然如此，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更有魅力呢？我十几岁即开始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孤寂的时光中，幸亏有了书。我把所有珍爱的书都放在了背囊中，它们数量不多，但一本本都是层层包裹了的。那些书不同于后来的书，它们都是我最贴近的亲人和朋友。由于走远路不能带许多东西，所以随身携带的书都是非常喜爱的、一遍又一遍读过的、差不多已能逐句背诵的。后来我年纪渐大，居有定所，书也越来越多。但我最为珍视的，还是原来背囊中的那几本。

过去读书的时候，我只是读那满页的文字，因为我还没有能力透过文字的栅栏，看到作者的身影。而现在我重新去读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书，结果就看到了一个个不同的、可爱可敬的身影。原来是他们陪伴了我的童年，我会一生念想他们，感谢他们。

我现在存了很多书，家里越来越像个书店。不过只要遇到喜欢的书，还是一定要买下来。我的手见了书总是发痒。我从来认为，



代序





书是世界上最美的（当然，也有一些极坏的东西要扮成最美的模样，比如说扮成书）。

我不太看电视，因为书远远比电视吸引人。书更能让我去思想。书所给予我的深层的欢乐，电视总是极少给予。一般而言，电视是对于书的简单的图解，那么要理解更复杂的问题，更深广的问题，就非看书不可。电视自有它可爱的方面，比如从它那儿寻找一般性的娱乐。有人预言在这个声像化了的现代世界上，终有一天书籍会被完全地取代。我不相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人类一定是进入了最为可悲的一个时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所热爱了千万年的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吗？我真的知道了。

张炜



小引

头发蓬乱的秘书

平原上来了一位中年人，背个大挎包，神情阴郁，头发乱蓬蓬的。尽管许多外地人来来往往，但有些过路人还是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那个中年人就多少令人觉得有点怪异。

他的嘴唇发乌，手指细长。有人注意到，他的中指与食指有一截染成了棕黄色。“肯定是个过足了烟瘾的家伙。”大家小声议论时，他正反手去挎包找东西。他的性子特急，那只细长的手还没有挨上就瑟瑟发抖。大家料定这只手抓出的会是一包烟——它出来了，竟然握着一个油渍渍的小本子、一支蓝杆儿圆珠笔。

他退远一点，倚坐在一棵树下吭吭哧哧写起来。

几个半大孩子围上去，看了一会儿又笑着跑开。有人问，那人记些什么？孩子们不识他潦草的字迹，就说没什么……所有人都离去了，那个中年人还在写。后来他从衣兜里摸出烟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这个平原上没人记得以前见过这个人，他还算个陌生人。但这个人却熟悉这儿的一切，自认为是这儿的老熟人。最后人们才明白：这是他的出生地，不过他十几岁就离开了。如今这人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也有点怪异。他很少说话，整天默默无声，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逮住哪个人聊起来，兴奋得双手飞动，口沫四溅。再比如他一天到晚安安静静呆在一个地方，顶多去周围村落和工区转转，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背上挎包走了——有人从城里归来，说在某某街上又见到他了……

这个人显而易见更喜欢老人。老人没事了坐着马扎抽烟、晒太阳，正是一生里的清闲时光。他就凑过去，他说自己从几十年前就认得这些老人。他们听了大惊失色，抽出烟锅，“这是咋说？你是



小引





谁家娃儿？”当然，谁家的也不是，他早就没了亲人，一个人在外漂泊。不过他的确认得这些老人，能说出他们当年的模样、一些事迹。几个老人叹服了。

他的确有一些事情必须找老人谈谈，尽管这在他们看来往往微不足道。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靠近大海滩上的槐林、如山峦般开放的槐花、涌来的养蜂人……这些他一提起话头老人就知道，一拍膝盖说：“一点不差！”这功夫就是这个中年人最高兴的时刻了。他把乱发撩一下，笑着探出头颅，喉结显得很大。

“那时的灰喜鹊、星头啄木鸟、山鸡，一群一群啊！”他的眉头扬起，看去像个滑稽演员。

老头子们把马扎提起，往前挪一下，大声说：“可不！还有山狸子、银狐——三喜妈妈哪年不让狐狸拖走些东西？老野鸡叫起来嗓子怪粗，它一天到晚喊孩子啊！”

老人们议论起过去的事情也兴冲冲的，像喝了酒，满面红光。他们说了一会儿才记起什么，问中年人：“你从哪儿来？到这瞎干什么？”

“我住城里——很远的那座城；回来嘛，想老家了，看看老地方……”

“噢噢，也是。家口呢？”

“在城里，是外地人……”

“你住哪里？旅馆饭店？”

“就住小城根三喜妈妈家……”

三喜妈妈是个单身老太太，60多岁了，惟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她去儿子家里住了半年，极不习惯，就重新回到自己这三间老屋。中年男子从十几岁时就认识她，但她也像别的老人一样，不认得他了。他们在一起谈了许多往事，引出了老人无数的回忆。他住西间屋里，平时为老人干点杂事，夜间陪老人说话；更多的时间他在做自己的事情，到外面转，回到小桌前不停地写……

老太太不识字，但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在记一些很重要的什么，是个有大学问的人。她从不打扰他工作，只要见他伏在桌上，



走路就蹑手蹑脚。她烧水沏茶，把杯子一丝一丝推到他面前……她惟一担心的是他抽烟太凶，简直是一支接一支；还有，他夜间大概不怎么睡觉，早晨倒起得早，有时赶在她前头把鸡栏打开，给它们喂食。有一次她倚在门框上看他写字儿，被他一转身发现了。她走过去。

“看你写这些字儿，像描出的小花儿……你成天这么写呀、记呀，累不？”

“不累。这样写一会儿，心里反倒好受些。”

“邻居家那个男的也天天趴着写，听说是谁的‘秘书’……你也是个‘秘书’吧？”

中年男子像被难住了。他的头歪了歪，吸一口气，没说出什么。老太太发现面前这个脸色灰暗的男人左腮肌肉不如右腮发达，而且一焦急就要抽动。她有些可怜他了。中年男子这样怔了一会儿，吭吭哧哧说：“我也算、也算个‘秘书’吧……”

“噢，你瞧我早琢磨就是。这下让大娘猜对了……邻居那个人是给市里头头脑脑当秘书的，听说要为他记些事儿，他要讲话啦，这边就得给他写出来。也不停地抽烟，天天手里提个包，忙哩……”

“啊，这个……”他掏出烟，又放下。

“你是给哪个头头脑脑当着‘秘书’来？”

“我……不是给哪一个。我是……怎么说呢？”

“跟大娘怎么说都行哩！”她双手合起，微笑着看他。

他抬头望了望窗子——一只漂亮的芦花大公鸡站在那儿往里观望，“我是给咱这一片平原做‘秘书’的，嗯，对，就是这个理了——这片平原上的事儿，无论是过去、今天，看到的、想到的，只要有意思，只要是真事儿，我都想记下——这样讲大娘明白不？”

老太太想了又想，“噢，明白倒是明白一点儿。不过我琢磨，给一个人做‘秘书’都累成那样，给这么一大片地方做‘秘书’，那还不要累死了呀！怪不得你这么瘦，夜夜不睡哩……”

老人叹息不止，眼眶里有泪花闪烁，“你想想吧，这么大的一



· 11



片地方，陈芝麻烂谷子，记也记不完，这辈子苦了……我不明白这差事是自己找的还是……过去从没听说有干这差事的。”

“是自己找的。我生在这儿，也就喜欢这儿，牵挂这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秘书’，这片平原由我来做也就正好，就这样我干上了……”

老太太抹着眼睛，“哎呀，看花容易绣花难哩，这么远来当‘秘书’，抛家舍业的。孩他娘埋怨不？”

“埋怨也是一阵儿，她明白这事儿非我干不可，也明白这是必须抓紧的事儿，就同意了。”

“哎哎，赶功夫我给你多讲讲过去，这样你就少跑些路了。你家老人在世时，你姥娘，俺俩可是一对知己。你记不记自家事儿？”

中年男子咬着牙去摸烟，烟在手里乱抖，划了几次火柴都没有点着，“自家事儿也记，我们一家是跟平原贴在一起的，掰也掰不开……”

“就是呀！就是呀！我一闭眼就能看见你姥娘、你们家那座茅屋……听说你们家老宅可大着呢，就在城里，是一阵风把你们吹来的……老天爷啊，世事就是这样。”

他贪婪地吸烟。那红色烟头就快烧到手指了，他还是用力吸。

“邻居那个人忙一阵闲一阵，有时领导要讲话了，他就得一夜一夜写……还好，你不用写讲话，你只是记……”

他望着老人，烟蒂掉在地上。

“大娘说的不对吗？”

他咳着，找水杯，“我是说，这块平原有那么一天也会——讲话的；嗯嗯，是这样，它会的，嗯，是的，嗯！”

“你是说也要写‘讲话稿’？”

“……是这个意思。”

老人倚在那儿笑了。

他也许因为写累了，也许需要寻找什么，常常背上挎包走出去。说不定走多远的路，所以他包里总是装着一个军用水壶、一块锅饼之类。他最常走的路线是顺着芦青河往北，一直走到大海滩，



然后到一些村落、矿区……芦青河是他童年记忆中最大的一条河了，碧绿的水流可以淘洗一切；河两岸是丛林野花。如今它成了一条污浊不堪的河，颜色差不多像酱油，散发出刺鼻的硫磺味儿。他判定河里不会有一条鱼了。不过他还是沿着河往前——它是记忆的坐标啊。

小时候他常在河边徘徊——那是幸福和不幸福的故事。由于都知道他们一家是被从城里赶出来的、是被遗弃的人，所以小学校常常有人欺负他。他们给他取外号，把他的文具盒扔到地上，藏他的书包……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时连正眼看他一下都懒得，只用眼角瞟他。他再也不想去上学了，有时背上书包走出家门，就直奔河边来了……

河水拐弯处有一个深深的水汪。它深不见底，里面有很多鱼。听说好几个捕鱼的人死在这儿。那时他真想站在岸上，一闭眼投进河里。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才改变主意，他想到了姥娘头上的银发、妈妈愁蹙的脸……

那所小学就在河东岸两公里远的一片果园里，是园艺场子弟小学。比那所学校可爱十倍的是四周茂盛的果林。他特别喜欢看园艺工人手持喷雾器给果树撒药的情景，看水雾在阳光下闪出的七彩虹霓……现在这一切连个痕迹都没了，再看不到一棵果树，到处是矿区开采留下的洼地、一潭潭积水。

他曾去过那个小学旧址，看到了一些浸在水中的瓦砾……他不断地失眠。在这片原野上他总是难得瞌睡，简直夜夜大睁双眼。这儿有望不透的夜色，有让其不眨眼盯视的一切。

又看到长长的海岸了。因为芦青河的排泄，一大片海水是棕色的。这儿没有一条船，没有一只鸥鸟。而在过去，这儿多么热闹。那情景真是伸手可触！河口两边都是搭起的渔铺，海中白帆远远近近，岸上人都认识自己关心的那张帆。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渔铺旁都架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从远方来的流浪人、陌生的外村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碗鱼汤。熬鱼汤的老人从来不歧视穷人。他混在一大群孩子中间，因为没有碗，就拣来一个巨大的贝壳代替……



小 31





今天要看到一座渔铺、一张白帆，就得往东一直走下去，离芦青河越远越好——他这一天真的起了拗性，一口气走了很远。没有旧时景物了，没有……一个头戴旅游帽的人从对面走来，他问了问，那人回答说，如今海里早没鱼了，打渔这个行当也就暂时没了。那个人还告诉说：往东再走十几里，就是有名的开发区，那四周树木都死了。

他望了望海滩，这才发现树木稀稀落落，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就连沙滩上的草都不像往日那么密了。因为超量抽取地下水，海水倒灌已不可遏制，水中氯化物含量越来越高，海岸线十余华里的这么一大片都将失去植被。没有树林，也就绝少鸟雀，连一只麻雀都不见。

他记得小时候遇到过一个矮老头，拐肘上挂个篮子，不停地从草丛间拾取一些圆柱形的白色硬块，光滑得很。问了问，那是一种大飞禽的粪便，是一种药材……他至今还感到新奇，想象着那种未曾谋面的大鸟和做趣事的老人。

一切都消逝了。

天不知不觉要黑了。借着仅有的一点天光，他坐下来写点什么……直到字迹模糊起来，他才不得不站起，开始往回走了。

月亮升起要到深夜。他要在漆黑的荒野上走很久。他不焦急，也不害怕。已经许久没有在夜色笼罩的荒地上赶路了。风凉凉的，一天星星变得密集。远处有什么鸣叫，孤单又凄凉。他相信那是荒原上所剩无几的鸟雀之一。他禁不住学了一声鸣叫。它没有应答。

他好几次想听听芦青河汨汨的水声，都没能如愿。那条河离他只一二公里远，这在过去是完全听得到水声的。他怀疑河水变浅，更担心自己耳朵不那么灵敏了。摸摸胡茬和变白的双鬓，用力咬咬嘴唇，时光真快，一转眼就是中年了。他常常把自己误认为一个青年，这是挺大的错误吗？他跳了一下，想寻找一下那种天然流畅的感觉。感觉不太明显。

前面是一棵树。他加快步子走过去，两手贴在树干上。树热乎乎的，似乎有一种脉动，于是他判定它还活着。仰脸看看树冠，枝



叶稀稀，在微风中活动。“你是一棵老合欢树吗？”问的声音很大。谛听了一会儿，点点头，“不错，是一棵老合欢树！”

他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若有所思。他倚靠着大树站了足足有十几分钟。刚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们活着、奋斗着，究竟为了什么？啊呀，一个老问题。不过没有太好的回答，起码自己没有。今晚上得好好想想了。转眼已是中年，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我幸福吗？这些也得好好想想。

有人不顾一切地干，所以把个平原弄坏了，把这儿的人也弄坏了。他们为了更有钱。更有钱也不幸福。这究竟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简单又切近，他觉得应该记下来。他垫着合欢树干，摸黑记下来了……

回到住处已是深夜一点左右。老人在另一间屋里还没睡，大概是不放心吧。“有的人多么好啊，比起他们，我算得了什么！”他一边摘挎包一边想。

抽烟。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又摸出那个小本子看，发现许多字迹都重叠了。不过那意思仍然是分明的，“这就好……”

黎明之前他想睡了。睡前又想了一会儿城里的家。儿子的大拇脚趾甲裂了一点儿——他在这上面打住，摊开被子睡了。躺下时听到几只鸡在窝里烦躁地活动。

大约是老太太的缘故，一条街上不少人知道他是个“秘书”。一个晚上，一位老实巴交的汉子不吭不响摸进来，掩上门就哭……原来老汉的儿子是冤死的，街上头儿护着凶手，官司打了两年。“帮帮俺吧‘秘书’！”他差一点陪着流泪。“这是我听到的又一起血泪冤仇。”

他的小本子上添了几行字，笔迹很重。他翻动那几页纸，突然记起一件事：城里一位好友，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绘画天才，正是这个平原的人哪！那人遭受了多大折磨！在城里时他曾给许多人写信，为之呼吁——这回自己要去一趟了！他许久未见那位朋友，不过现在好像又面对着那双杏核似的眼睛了，“一位软弱的、像女孩似的男孩啊！”



小 11





白天，老太太在外间屋里迎接一位客人，是个女的，“俺找‘秘书’……”他听得清楚，顺手把桌上的纸收起。门推开一道缝，一双新奇的目光扫来扫去。

她双脚并拢跳进来。二十五六岁，很成熟也很顽皮，笑咪咪看着他。“你笑什么？”“我不过是觉得有意思。”“没什么意思，一边玩去吧。”“嘻嘻……”“找大娘玩去吧。”姑娘在屋里转了一圈，四处看看，觉得挎包有趣，想去摸一摸，他赶紧拿开。她说：“你多么有意思啊！”

她走后大娘就进来了，“这娃儿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不愿去，在家闲溜；她闷得慌，除了看书就是串门。活泼性儿，人倒不坏哩……”

他觉得姑娘脸上有股熟悉的神气。想了想，记起了园艺场子弟小学的女同桌。她很漂亮，他曾暗暗喜欢过她，“可她一点也不知道！”

整整多半天他都在抽烟。

一天之后，那个姑娘又来了。她捎了几本书。他接受了。

姑娘实在闷得慌，东扯西扯。这次他没有赶她。“有一些中年人真可爱，他们饱经沧桑……”她顺口说了一句。

他愤愤地瞟了她一眼。

一直到她离开，他再未说一句话。

这天晚上，他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大概是契诃夫的吧，上面好像有类似的话：女人有时喜欢一些很怪的男人……他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些悲哀，一直到了深夜还是这样。

睡不着，一次次爬起来吸烟。后来他一动不动趴在窗户上看。这满天星星让他着迷。窗台有些凉，他就搬过棉被垫了，久久地趴在上面。

这个夜晚可真静，星星也密得不可思议。没有月亮，不过快了。他想起小时候在这样的夜晚就咚咚跑出去，约上几个伙伴，到离家最近的那个小村玩，听一个胖婆忆苦……

后来他似乎听到了噜噜的水声——芦青河的流动。“这不可能



啊，这不会的。”他爬起，侧耳又听，若有若无，“肯定是幻觉嘛……”

他十根细长的手指插进乱发中，长时间咕咕啾啾。月亮从东边缓缓升起，他一歪头看见了，“多么好啊，嗯，这真好！”



小引



目录

有书的长旅 (代序)	——1
头发蓬乱的秘书 (小引)	——3

第一辑 十二个短故事

锈刀	——3
铺老	——10
开滩	——17
叶春	——24
槐岗	——31
剥麻	——37
蓑衣	——42
烟斗	——46
烟叶	——52
石榴	——57
桃园	——62
胖手	——67

第二辑 过去的事

造琴学琴	——75
草楼铺之歌	——87
四哥的腿	——103
消逝在民间的人	——112
武痴	——121
山洞	——130
告别	——141
善良	——148
悲歌	——159
人的价值	——166
问母亲	——173

第三辑 神话和传奇

藏洲思絮录	——189
射鱼	——296
造船	——303
流动的短章 (代后记)	——312